

# 我所經歷的三年嚴重困難時期

衛光立

在我國，西元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，史稱「三年嚴重困難時期」。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，提起那段忍饑挨餓的艱難歲月，無不刻骨銘心，難以忘懷。下面謹就我的親身經歷，記錄如下：

講到「三年嚴重困難時期」，不能不從一九五八年開始。這一年，「總路線萬歲」、「大躍進萬歲」、「人民公社萬歲」等許多「萬歲」誕生了；這一年，「大辦鋼鐵」、「大辦工業」、「大辦食堂」等許多「大辦」大辦了；這一年，「鋼鐵產量放衛星」、「小麥產量放衛星」、「水稻產量放衛星」等許多「衛星」放飛了……一時

間，「超英趕美」的口號響徹每個角落，「六億神州」到處熱火朝天，人們心目中「樓上樓下，電燈電話；耕田不用牛，點燈不用油；按月發工資，吃飯不要錢」的「共產主義社會」好像就在眼前了。

我家也不例外，是年八月，我家所在的棗陽縣太平區改稱「燈塔人民公社」（後又改稱太平人民公社），成為政社合一的政權組織。原來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改稱生產大隊，並為其基本核算單位。我家所在的村亦改稱「生產隊」，並醞釀取消各家各戶的小鍋小灶，以生產隊為單位開辦公共食堂。

辦大食堂是個新鮮事，祖祖輩輩都沒有經歷過，但對鄰近的河南已開辦食堂卻耳有所聞。爲了探個虛實，那年夏天，父母派我帶著他們特地蒸的一鍋菜饅以及樹上摘的一些梨子，去居住在河南境內的舅舅家探親。出發前，父母交待，河南生活吃緊，路上要避開村莊，以免被打劫。我謹遵父母之言，過了湖河鎮，一進入河南地界，便越野而行。

誰知才走了不到二裏地，就從附近村子裏跑過來四、五個半大的小夥子，什麼話也不說，叫我把包裹放下。看到他們人多勢眾，我只得依言而行。他們打開包裹，每人拿了幾個饅饅，撒手而去。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被打劫，而且劫走的是口中餐！但事已至此，我只能暗自生氣卻無可奈何。那幫「劫匪」走後，我重新將包裹系上，把剩下的一些梨子帶到舅舅家。那天，舅舅家裏只有兩個表弟和一個表妹在家，最大的十二、三歲，最小的才八、九歲。一問，才知道舅舅、舅母和大表表出工到水利工地已半個多月了。中午吃飯時，大表弟提個水桶到他們大隊食堂打回半桶菜湯糊糊，我們每

人喝了兩大碗。這是我吃到的人民公社食堂的第一餐飯。

這次探親不久，我們生產隊的食堂也正式辦起來了。不過，吃的要比河南那邊食堂的飯菜好得多。開始幾頓，主食是很稠的肉湯麵片、饅饅等，付食有時還有紅燒肉吃。大家都吃的很開心，有的戶還響應號召，把自家的鍋都砸了。

時隔不久，我接到棗陽師範學校的錄取通知書，到學校去了。等寒假回到家中，家裏的一切情況都變了。一是因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」，小村並大村，我家所在的村被大隊统一安排轉遷到另一生產隊居住，一家人被擠住在兩間坐東朝西的矮小房子裏。二是家中也沒了往日的氣氛，奶奶獨居在老宅的一間小屋裏，父親離開家到太平公社棉花站工作，母親被安排在生產隊食堂裏當炊事員。中午的第一餐飯，就剩下我們兄妹三人在家吃，我成了家中的「老大」。那頓飯，是我提著飯桶到食堂打回來的。盛飯時，妹妹一看到蠶豆秧子煮的菜糊糊，就「哇」的一聲哭起來了。那年她才六、七

歲，大概是吃膩了甜不啦噠的蠶豆秧。見此情景，我心裏一陣酸楚，只得一邊安慰她，一邊把蠶豆秧撈到我的碗裏，給她盛了一碗不帶菜的稀麵糊。至於能不能吃飽，那就顧不了了。

從進入一九五九年起，從食堂打回的菜糊糊是越來越稀了。那時，農村口糧供應標準降到每人每天四兩糧。實際上吃到每個人口中的，遠遠不到這個數。爲了渡過饑荒，人們開始用蘿蔔、白菜、南瓜、芝麻葉、蘿蔔纓、豌豆秧等之類的瓜菜代食。後來，這些東西也吃光了，那些難以下嚥的蠶豆秧、幹紅薯葉等也往鍋裏兌。

食堂裏的「飯」越來越稀少，越來越難以下嚥。頭腦活泛或有人手的人家，不得不自己打主意，開起「小灶」。有的在翻種過的地裏撿已凍壞的紅薯切片、曬乾、粉碎、磨成面，裏面摻進軋碎的幹紅薯藤，炕粑粑吃；或拌上槐樹花、榆樹錢等，蒸蒸菜吃。有的把米糠粉碎，炕餅子吃。有的到油坊里弄些榨過油的餅，當乾糧吃……總之，凡是能夠充饑的東西，大約都會被人們送到嘴裏去。

到了這年的秋冬季以後，形勢更加嚴峻，日子越來越不好過。很多人開始消瘦或全身浮腫，許多婦女患上「子宮脫垂」等婦女病，餓死人的現象開始出現。從棗陽到太平的那條大路是湖北、河南兩省的通道。我上學、回家來回的路上，不時就會遇到一些柱著拐棍的、背個包袱的、用兩個籬筐擔著孩子的，艱難地從北向南挪。有的實在餓急了，鑽到路邊的蠶豆地裏，大把大把地把蠶豆秧往嘴裏送。有的走著走著就昏倒在路邊，從此再爬不起來。我的伯父衛文學家原有堂兄、堂嫂及四個侄女（兒）共七人。這年冬天，因營養不良，長到三歲還不能站立的三侄女首先夭折了。聽說這孩子死之前，餓得把墊在床上的被絮摳出來往嘴裏塞。翻過年後，淒苦一生的伯父在饑寒交迫之中咽氣了。他死後，家中連一塊木板都沒有，生產隊也派不出挖墓坑的勞力。我母親只得把我家鋪在床上的篋箔（用高粱杆編織而成的簾）揭下來卷住屍體，請人用板車拉到村外的幹水渠溝裏掩埋了。此時，我的堂兄衛光順作爲生產小隊幹部，還在修建漢丹鐵路

的工地上帶班。他聽說後，拖著浮腫的病體回到家中，誰知一到家就臥床不起，不到十天也去世了。

他的喪事辦得更慘：我母親把我家圍廁所的半張笆箔拆下來裹住屍體，請人抬放到就近的一個土坑裏，上面草草地蓋了一層土。這之後的不長時間裏，剛剛歲把的侄兒夭折，堂嫂去世。原來的七口之家，在短短的三年裏，只剩下修芳、修蘭兩個侄女倖存人世。堂兄從土改時開始就在村裏和後來生產隊擔任幹部。困難時期，有的人家在生產隊地裏拾些爛紅薯，摘些豆角，甚至偷摸一些蘿蔔、白菜等瓜果之類充饑，以維持生命。他作為生產隊幹部，認為上述行為是損害集體利益，不但自己不搞，還時時阻止、批評別人。結果自己和家人都付出了慘重地代價。一九六〇年的夏秋之交，遷至外隊居住的原衛莊生產隊的社員又都遷回老宅，但伯父父子卻遺骨異地，永遠回不了老家了。

那幾年，學校裏的日子也不大好過。學生們當時還算是受照顧的群體，按規定每人每天是九兩的口糧供應標準。但那幾年我們好像從來就沒吃飽過

一樣，上頓飯吃了就開始盼著吃下頓飯。在我的記憶裏，學校當時的一天三餐是這樣安排的：早、晚吃菜稀飯，中午吃乾飯。

先說菜稀飯。煮稀飯自然少不了米，但米是按人數過秤的，只會少不會多。稀飯裏兌的菜是什麼菜大上市吃什麼菜，不管老嫩，只要便宜就行。我記得吃得最多的是蘿蔔縷子、叮嚙菜、茼蒿葉子、毛白菜等。吃法是在一大鍋水裏面下少量的米，煮至半熟時，把洗、切過的大筐大筐的菜倒入鍋中繼續煮；直煮得米溶了、菜爛了，再由工人師傅把那稀裏咣當的菜稀飯按各班人數舀到飯桶裏；然後抬到飯場依次放好。開飯時，各班分兩個縱隊在飯桶前依次站定，飯桶左右各有一人負責執勺舀飯。這兩個個人謂之值日，他們按照順序，每人一勺，依次分飯。第一輪過後，再舀第二輪。如果有人第二輪沒有分到飯，則要記下，下一頓補上；如果第二輪過後還有剩餘，誰再分到飯了也要記下，下頓扣除。你可別小看這執勺舀飯的差事，這裏面的「技術含量」可是挺高的。因為盛的飯稀啦、稠啦、淺

我所經歷的三年嚴重困難時期

啦、滿啦，很難掌握。弄不好，就會得罪人，甚至會遭到「報復」。爲了做到公平，那時各班都是每天二人，輪流值日。每個值日的也是儘量提高「執勺技術」，保證盛飯公允。例如，每舀一勺飯前，先在飯桶裏絞幾下，以免前後稀稠不一；舀飯時，勺子儘量放平，保證數量充足；等等等等。那時每一勺飯、菜都是寶貴的，滴滴捨不得浪費。有時，菜稀飯面上能漂一層青菜蟲，不管是誰，盛到碗裏後，把蟲挑甩了，飯照樣吃下去。有時，籃球落到飯桶裏，撈起來後，飯照樣被分光吃淨。

再說中午吃的乾飯，那做法也很特別。爲了便於分食，那時都是用鉢子蒸飯：每個鉢子放一把米，添適量水，放入蒸籠中蒸熟。但這樣蒸出來的飯，淺淺的臥在鉢內，別說吃了，看著就讓人覺得難填飽肚子。於是有人發明了一種「二次蒸飯法」，當時時髦的稱呼叫「躍進飯」。具體做法是飯被第一次蒸熟後，再往鉢中加水，上籠繼續蒸，這樣經過二次蒸熟的飯，原來的一淺鉢變成了一滿鉢，體積明顯增大，滿足了感官的需求。但這種飯

淡而無味，吃到肚中也更不經餓。

這樣的生活，一直持續到一九六一年夏季。這一年7月，我從棗陽師範學校畢業了，恰在這時，部隊到學校徵兵，因挨餓挨怕了，我就報名參了軍，吃不飽飯的日子也隨之結束了。

請您坐好，用心看好

為了您好

- 老公晚歸 盡責就好
- 老婆嘮叨 賢慧就好
- 孩子從小 就要教好
- 博士也好 賣菜也好
- 長大以後 孝順就好
- 人醜人美 順眼就好
- 人老人小 健康就好
- 房子大小 能住就好
- 不用名牌 能用就好
- 兩輪四輪 能坐就好

